

乔伯这个人

◎文家楣(河南平顶山)

“我可活不了几天了，癌症。”从小看着我长大的乔伯告诉我他快死了，他是笑着说的。

那天是星期二，阴天。萧瑟的秋风席卷着枯黄的树叶，黑压压的乌云张开巨大的巴掌，整片天空都被阴暗隐藏了起来。还没到白雪皑皑的季节，耳朵已冻得通红。街道上落叶飘飘，行人寥寥。黑云压城欲摧，要下雨了。

进门看到乔伯，我有点难过。他好像不大好，整张脸蜡黄，零零散散的老人斑像星星一样散落在颧骨上，后脑勺的头发乱糟糟的，整个身躯瘦得只剩骨头架子了。“吃个火龙果。”我坐在他的床头看着他吃完了。“伯伯，我看你说话中气很足。”乔伯伸手拍拍我的头，大约四下。这个动作和我二伯临终前如出一辙。我知道乔伯是个乐观的人，泰山压顶也笑呵呵的。我鼻子有点发酸。我和乔伯女儿关系极好，用老人的话说，我们是狗皮袜子没反正。

孩童时期我经常去他们家玩，有一次我把学费弄丢了，躲在他们家里哭，怕我爸抽我。我爸有两条皮带，一条自己用的，另外一条是我犯错时打我用的。

“不就是丢了二百多块钱嘛，你跟姐姐把晚饭吃了，一会儿我去跟你爸说，看他敢不敢打你。”乔伯笑嘻嘻地给我们摊着葱油饼，葱香味飘满了整个房间，我的肚子咕咕叫了起来。

回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，泪水开始在眼眶打转了。“怕啥？人各有命，阎王让你三更死，你就活不到五更，我现在是该吃吃该喝喝。”乔伯不紧不慢地给自己沏了一杯普洱。临走前，他说我是小朋友，非得让我拎走一箱酸奶。踏出病房的那一刻，看见几个白大褂从另外一间房里推出一位病人，那人戴着氧气罩，脸上毫无血色。昏暗的走廊里传来撕心裂肺的哭声。

说来惭愧，在外地学习工作，我也没再问起乔伯。我的生活也并不如意。前些日子我在郑州出了一场车祸，胳膊肘骨裂。这事我没告诉任何人，拆了石膏后，手臂还会时不时刺痛，幸好赶在过年之前能跟正常人一样吃饭穿衣了。明天就是大年三十了，出了高铁站，我思索着如何应付亲戚们的拷问，耳畔一阵轰鸣声划破天际，一辆黑色摩托直直冲向我，速度不亚于汽车。

车停在了我的面前，我有些惊讶。骑手无声地摘掉头盔，原来是乔伯，他把头发剃光了，耳朵上还戴了一排银色耳钉，脚上穿的是耐克家的空军一号。他样子一点都不像癌症病人，就是一个时尚的酷老头。我想问他病情，又觉得不该问。“走，闺女，我捎你一段，坐稳了。”说罢，他一脚油门，树、建筑、行人都被我们甩到了身后，风呼呼地往我耳朵里灌。“冷不冷？”“不冷。”我缩着脖子说道。“那我加速了。”又是一脚油门，仿佛整个世界都被我们甩掉了。

到了家门口，乔伯给了我一个红包。说只要没结婚，就是小朋友。我打开，里面是五百块钱。我有些哽咽，抬起头，腊月的天空又飘起了雪。

九月初爸爸一行人

自驾游，联系他，他说“我在去西藏的路上”。打开乔伯的微信朋友圈，果然看见他在路上，白色的头盔，黑色的摩托，真酷！

黄栌

◎曲令敏(河南平顶山)

写下黄栌这两个字，我不由想到“朗润”“明亮”“有情如丝”等好字词，就像是陌上公子饱满光洁的额头。

夜来枕着“黄栌”睡去，果然好梦连连——

老来还乡，小时候的玩伴儿，依然是年轻时的模样。看日出，有人远远地站在大坑对岸。太阳从东方的山际一跃而出，稀溜溜一团，比流油的鸭蛋黄儿大，比霜软的柿子亮，光芒迸射，挤开云霞，让天地一爽！小芹拿着相机，不停地对着对岸那人拍照，那人拿着双筒望远镜，默默看向碧沉沉背光的层山……

我说，小芹，这是梦，你拍了也无用。

一转眼，几个人又到了村部北边的南北大路上。我指着杂树旺长的那块荒地，说，那里就是咱小时候上学的地方。荒地北面紧挨着是一大块苞谷地，一尺多高的苞谷苗儿，清灵灵在风中摇头摆尾，我说：快看，快看，这么多鱼！一群一群的，真快活！

四野空阔，太阳在东方，蓝天在头上，条条土路都清爽。

场景再一换，三苏园。我带他们去看东坡湖，看墓园，走近了，却一处也找不见。一溜顺儿倾身向西南的柏树林也没了踪影。满眼都是别样的古村、古殿、古桥、古树，高低错落，被几片湖水环抱，仿佛千年之外穿越时空而来。沿湖木桥高高低低，曲折蜿蜒，桥栏漆皮斑驳，裸露的木质已老朽成丝……

我性急往前去找，与那人走散了。赶回去，却见他在—间木雕作坊里忙活着。小芹说：前天有人给他介绍个对象，他正在准备见面礼。还说他都四十好几了，不知道相过多少回亲，却没一个中意的。

小芹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当年正值青春年华，他让他娘亲自上门提亲，被拒，可能留下了心理阴影。上天眷顾，虽然家徒四壁，又是地主家的孩子，这人偏是长得眉粗眼大，五官深邃，个头儿一米八，论模样，没得挑。说实话，当年的小女儿其实是中意的。只是为了不连累家里人连个兵也当不上，只得作罢。

如今，毛头小伙儿熬成了实力雄厚的企业家，但愿这次等来的也是等他的好女子吧。

假装不经意看过去，正对上不经意望过来的目光，有种悠远的酸痛，无言以诉。

就听见有人喊：“三苏祠大门开了！”急转身，去追潜水而去的小芹，眼见她沉入湖水，只剩帽子在水上漂。我怕潜水，心说，梦中的人是会飞的，遂脚尖点水，一掠而起，裙衫飘飘，飞向彼岸……

文归正传。上世纪80年代初，我曾去石人山看红叶。回来写游记，用了句“白云枫叶两悠悠”，其实用原诗中的“红叶”更妥，因为那天那时那山间，最多的是黄栌。

真正得知黄栌的大名，是那次登山五六年后。彼时焦作云台山还不是景区，应朋友之邀，去看山南坡的龙潭沟、小寨沟。秋叶已被秋风刷红，火苗一样落在白瀑绿树间，很是惹眼。我说：“这枫叶真美！”朋友说：“这不是枫叶，是黄栌。”他家里养了好几盆黄栌，每年秋来，莹然欲燃，非常好看，都是从这里刨的。

最亲的黄栌，长在我家门前的广场上。广场西北角有土山，三五棵黄栌就种在土山北坡头儿。春来百花开，最神秘、最迷人的是黄栌，团团花丝，如烟如雾，衬得那叶和枝越发光洁如玉。很多人都在打听这是什么树。

黄栌，漆树科、漆树族的落叶小乔木或灌木。不同地域又有红叶、黄溜子、黄龙头、黄栌材、黄栌柴等叫法，闻名于世的北京香山红叶，主力军就是它。

据专业网：黄栌药用，有清热解暑，散瘀止痛的功效。根、茎用于急性黄疸型肝炎，慢性肝炎；枝、叶有清湿热、镇疼痛、活血化瘀、抗凝血、溶血栓、抗疲劳等功效。

《河北中药手册》：(黄栌)治水、火烫伤皮肤未破及漆疮。

王维有诗《山中》：“荆溪白石出，天寒红叶稀。山路元无雨，空翠湿人衣。”这是王维的黄栌。值得庆幸，我也有我的黄栌，虽然让人伤感，却永不凋零。

只有椿知处

◎张晨(河南洛阳)

旧时奶奶家的院子里，种着一棵香椿树。每到春天，不等春雨霏霏而落，它便迫不及待地冒出一个个暗红色的嫩芽。嫩芽伫立在光秃秃的树干上，这里一簇，那里一簇，像娃娃们放的炮仗，炸开了花。看到香椿芽，就知道过年过完了，春天到了。

待香椿芽长到三四寸长，奶奶便会“毫不留情”地将它们打下。这时的香椿芽最嫩，沸水里余烫，佐以盐巴辣子，就是一道爽口的凉拌香椿芽；再拌上筋道的面条，这一大碗香椿芽拌面我一口气就能吃个精光，那叫一个鲜爽过瘾！要是把香椿芽裹上鸡蛋液下锅翻炒，用不着额外调味，也是一盘香味馥郁的佳肴。奶奶说，香椿的味道自成一派，谁也衬不了，谁也挡不住，只是香椿芽一年吃一回，过了这半个月，再想吃可要等下一年了。

年年岁岁“椿”相似，直到我后来离家到外地工作，每年春分前后，还是会准时收到奶奶寄来的快递。一大捧新鲜的香椿芽被报纸和塑料袋层层包裹，打开来，顿时香气四溢。我嗔怪奶奶何必这么麻烦，城里也买得到啊。奶奶却说，家里那棵香椿树我从小吃到大，不一样的。

我曾问过奶奶，院里的香椿树是哪儿来的？奶奶笑吟吟地说：“是你出生那年，爷爷亲手栽下的。”因为香椿树能活很多年，所以爷爷在院里种棵香椿树，祈愿一家人平平安安，健康长寿。我忽然明白，为什么奶奶每年执意给我寄家里那棵树上的香椿芽……一时红了眼眶，赶紧嬉笑着打趣，说爷爷一定是馋每年春天的香椿芽啦！

说是爷爷馋，其实是我馋。每年过完春节，我就开始惦记奶奶家的香椿芽。有一年春天，我在异国他乡，不知是馋虫勾起了乡愁，还是乡愁勾出了馋虫，满大街找香椿芽，就想吃一口“椿味”。可我接连找了好几天也没找到，百思不得其解，上网一查才知道，原来香椿是中国独有的美食。虽然椿类植物遍布全球，但能拿来食用的，只有中国的香椿。那独有的香气，拂过树梢，越过院墙，漂洋过海，在我的舌尖上打下了烙印。

岁岁年年人不同，如今奶奶已故，我也有多年未回老家了。又是一年春天，我呆坐窗前，望着窗外春意渐浓，遥想此时奶奶家院子里的那棵香椿树，也已亭亭如盖了吧，不禁潸然泪下。

故乡何所寻，只有椿知处。